

美情報委員會主席發強音：中美競爭不要傷美國華裔！

【編者按】總體上，對美國也不必太失望，真的那麼歧視。總統候選人 Andrew Yang (楊安澤) 作為一個沒有從政背景的政治素人、華人，能贏得很多美國的右派以及 2016 年川普支持者的支持，說明這個國家的各種聲音都是存在的。有選出奧巴馬的人，也有支持川普的選民。關鍵自己要掌握遊戲規則，為公平正義出力，為捍衛憲法和國家精神奮鬥，並朝前看。

看歷史，不少人群在美國的崛起和蓬勃都是從被深度歧視開始的，譬如猶太裔、LGBTQ、女權運動，等等。非裔在歷史上受了那么多歧視，結果經過百餘年持續不斷的抗爭，出來非裔總統為代表的大量非裔政客和各個職業方向嶄露頭角的成功人物。關鍵一點，他們也沒有退路，定位是美國人。於是民權運動如火如荼，也為塑造美國的性格，將自己的奮勇抗爭精神融入成了美國的 DNA 的一部分，為社會的文明進步，留下了不可磨滅的一筆歷史性貢獻。

當危機烏雲壓城的時候，也是轉機和動力所在。逆流而上塑造強者。當下的局勢，估計讓在美華人兵分兩路，一些人會加速回國，依然喜歡美國生活方式的還是會留下來。三心二意的空間和機會會被強行拿走了。對於被過分迫害的，要爭取聯合有同情心的非華人一起幫助抗爭；對於真的為了個人名利吃里扒外違反美國法制的，沒啥可喊冤的，因為他們傷害的也包括其他無辜華人的名節。

亞當·席夫(Adam Schiff)

美國國會衆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民主黨人亞當·席夫在最近的一次中國政策聽證會中說了這樣一番話：

“我們必須用一種客觀的，合乎我們價值觀的方式，來應對當前嚴重的問題。也許，中美競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衝突可以避免，我們必須努力防止競爭變成衝突。我們在海外宣揚我們的價值觀，那麼我們在國內也必須去守護它。”

在應對中國崛起的同時，我們在國內絕不能搞種族標籤，準準某一族裔。我們持久的優勢，在於歡迎和擁抱多元化。美國華人對美國社會做出了無數的貢獻：他們當中，有獲得格萊美獎的製片人，奧林匹克獎牌得主，一流的科學家，成功創業者，學者，優秀藝術家，以及我們最出色的國家安全人員和情報官員。我們所有人都必須有智慧地認識到這一點：美國華人是

知道誰是在我家過夜的第一個朋友嗎？楊安澤(Andrew Yang)！

誰？楊安澤？就是那個美國華裔總統候選。哈哈哈。

我雖然非常好客，喜歡交朋友，但從來沒有邀請朋友留宿我家。原因很簡單：沒有客房，也沒有為客人預備的全套酒店式的裝配（浴巾之類），兒子們的朋友來了，可以睡沙發，也可以在地毯上鑽睡袋。我的朋友就不好意思讓他們將就了。

沒想到，總統競選團隊竟然會有這樣的一天在我家安營紮寨！

我是今年元旦正式加入楊安澤總統競選團隊的。我們幾乎每天都在全美各州舉辦籌款和造勢活動，最多一天可以有十個活動。

楊的團隊和他本人一樣都是政治素人，沒有選舉經驗。

選舉的行程非常緊湊，我們堅持不接受公司和利益集團的捐款，所有捐款都是來自個人的小額捐款。可以想像我們在打一場什麼樣的選戰。

我們必須非常節省，同時保持高度的激情。



一個總統競選團隊一般要有攝影師，競選幕僚長，造勢和籌款負責人，和總統候選人。我們每天在飛機，火車，Uber，Air BnB 中，全國各地飛來飛去，不能有一點差錯。

可惜，偏偏撞上了競選中很少發生的插曲……

5月2日這天，楊安澤和團隊的朋友們來到我的家鄉 Cupertino，準備參加各項活動競選活動。我當然要自己接送了團隊了。

按照我們團隊的工作流程，每個人都有一個不同的旅行說明手冊，上面有詳細的時間

我們偉大力量的源泉，而不應被懷疑的目光審視”。

如果要想知道席夫講話的背景，就讓我們看一看美國國會和政府最近一個時期針對中國和華人的一系列立法和行政動作：

2019年1月，聯邦眾議員克里斯·科林斯(CHRIS COLLINS)和參議員馬可·盧比奧(MARCO RUBIO)共同發起了一個法案，旨在禁止在美國公民(合法移民，包括綠卡持有者)擁有的公司獲取聯邦政府給小企業發放的資助，而這項資助本來對外國和美國公民是一視同仁的。

2019年5月，以德州參議員泰德·科魯茲(TED CRUZ)和查克·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為首的幾位參議員提出法案，對來自中國軍方有“聯繫”的

院校或研究所的中國留學生，採取禁發簽證的政策，這也是針對中國人獨一無二的政策，讓人想起2017年初特朗普政府著名的“禁穆令”。

《華爾街日報》剛剛報道，從去年開始，特朗普政府開始大幅放慢核準本土業者雇傭中國工程師從事先進半導體工程職務的文件審核速度，導致英特爾(Intel)、高通(Qualcomm)等公司的招人計劃大受影響。

席夫的講話，象是在美華人頭頂上壓着的陰霾中，投射進來的一縷淡淡的陽光。

我是在一個叫做 APA JUSTICE 的網站上看到席夫的這個講話。這個組織是一個非盈利機構，宗旨是為亞裔美國人遭受的不公而發聲維權。

在國會，也有一個籍貫來自亞洲和太平洋島嶼的政治家組成的連線組織，叫做國會亞太美國人連線(Congressional Asian Pacific American Caucus,CAPAC)。一共有幾十位成員，其中不乏第一代優秀亞裔移民的身影，比如國會民主黨團的領袖人物之一，Pramila Jayapal，是16歲才第一次踏上美國國土的印度“小留”；台灣

表、住宿、航班、活動聯絡人，以及各種必要的密碼和提示。

此行前，行程秘書給我的電郵只有團隊駐地地址，我也不好太詳細過問了。從紐約到 San Jose 的飛機當天晚點，楊安澤和攝影師 Luke 後半夜才落地。我們馬上按地址開到指定地點，一棟公寓大樓。

跟其他 AirBnB 一樣，進入需要密碼和入住指南。我本以為是保密原因，因此我的手冊上沒有詳細說明。於是轉

出生，2歲來到美國的華裔議員劉雲平(TED LIEU)，是該連線組織的“黨鞭(WHIP)。

2016年的一次國會聽證會，劉雲平議員就亞裔政府雇員的安全許可政被莫名其妙取消的事件，質詢國家情報機關的反偵察局長(the Director of Counterintelligence at the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期間提到了4位美籍華人被司法部迅速逮捕後又快速釋放的鬧劇，包括了讀者可能熟知的政府水利專家陳霞芬和物理教授鄒小星的蒙冤事件。劉雲平這樣說道：

“這四起冤案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受害

人和我本人，有相似的面孔，我們都是亞裔美國人”。

在劉雲平的壓力之下，反偵察局長趕緊誓言旦旦，說情報部

門的調查，安全許可證人的頒發，絕對不會依據對象的種族文化背景。

這場交鋒，發生在2016年大選之前。應該說，當時的情況，還遠遠沒有到達如今風聲鶴唳的程度。這位局長，如果今天面對劉雲平這樣的問題，不知道他還敢不敢做出這樣毫不含糊的回答。

2018年2月，FBI局長克里斯托弗·雷在國會做證時指出：“非常規的情報‘收集者’無處不在，他們包括教授、學者、學生等等”。

(The use of nontraditional collectors, especially in the academic setting — whether it's professors, scientists, students — we see in almost every field office that the FBI has around the country).

這種一桿子打翻一船人的結論，給中美文化化和學術交流蒙上了一層陰影。

對此，國會亞太美國人連線主席趙美心女士發表聲明指出：“現在有一種情況，僅僅是身為亞裔，或者僅僅是和中國有一定聯繫，就容易成為間諜指控的對象。這產生了一種恐怖的空



競選總統？”文章直觸心靈，令人感動，我們華裔如果有機會讀到這篇文章的話，一定會有好多人變成我們楊幫的一員。

亞裔，無論年齡大小，無論身居世界何處，很多都性格內斂，以勤奮和個人主義的哲學度



過一生。我們特別講究少說多做，甚至把喜歡說話看成缺點。關心政治的人很少，歷史上中國人在全世界各地就是有錢的弱勢群體。今天，美國對移民和經濟一體化

氣，給美國的亞裔社區產生了不良的影響。如果FBI有這樣的預設立場：華人身份本身就是一種獨特的國家安全威脅。那麼美國的法律不允許有這樣的偏見”。

(Unfortunately, the growing perception that simply being of Asian ancestry or having ties to China makes you prone to espionage has created a culture of fear that has negatively impacted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If the FBI is acting under the assumption that simply being Chinese makes one a unique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that is a serious problem that must be addressed immediately. There is no room for this sort of prejudice in our country's laws or practices”)

但是，面對自上而下的政治壓力，並非所有的人都能如此發聲，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科林斯博士就是一個例子。

短短5年前，科林斯博士訪問復旦大學，和校領導和教工學生歡聚一堂相談甚歡，發出了“科學沒有國界，因為它屬於人類”的言論，引起各方喝彩，讓人覺得中美合作科學的春天真來了。

今天同樣一個科林斯，向接受NIH資助的大批美國大學和研究所發信，鼓勵他們在對外合作中就知識產權和外國干預而向FBI積極舉報。

最近，德州安德森癌症中心三位華裔科學家被開除，和位於亞特蘭大的埃默里大學華人教授李曉江被學校突然關閉實驗室，都是這個政策實施以來的針對華裔科學家的最新動作。

從樂觀的“科學無國界”，到“積極向FBI舉報”，科林斯博士的大轉身，恐怕也反映了中美交流的從熱變冷，以及在這個大背景下美國高科技華人日益尷尬的處境。

在當前中美關係緊張的大氣氛之下，儘管我們看到聽到了很多渲染恐怖氣氛，炒作華人間諜威脅的不良言論；但是，也看到很多有正義感的美國政界、學界人物的仗義執言，比如衆院情報委員會主席席夫和斯坦福、伯克利等發聲譴責族裔標籤的美國高校。

美國終究是個公平法治的社會，美國華人必須用高度的職業操守來規範自己，給自己安身立命的美國社會做出積極貢獻。同時，也要以理據爭，寸土不讓自己的合法權益，對族裔標籤大聲說不！

Original: 項西行 陌上美國

電話。一般聊個20分鐘，競選的進展和各地的風情和故事，聊天到感情深厚的時候，往往用一個“I love you, honey”來結束，我們管這樣的電話叫“老闆充電”。

東部活動結束，他往往可以當天打電話回家，西部活動後都是紐約的後半夜了，楊安澤大都是第二天一早給家人打電話。??

我們這樣過了一夜。楊安澤第二天依然選擇到我家過夜，而把酒店的房間退掉了。

我們非常節約，珍惜每一分捐款。楊安澤不像其他候選人，他不乘商務艙，少有高級酒店，我們都是合住在AirBnB。但我們的團隊齊心協力，大家每天都是在無數的挑戰中高興地憧憬，我們有一個未來的美國總統。和其他民主黨候選人比較，我們每天的增長帶來的都是驚人的喜悅和振奮人心的鼓舞。

競選初期，我在紐約的每一天都是住在楊安澤媽媽的家里，在我入住之前，他家就是競選總部！沒想到，楊安澤會和我在美國東西海岸之間互換了一下住宿。

我熱愛這個夢寐以求的事業：選出美國歷史上第一個華裔總統。我每天都在為這個華裔美國總統候選人工作。

我信心滿滿：楊安澤是現行體制的局外人，他的一言一行都和在體制內混了一輩子的人不一樣，他的思想和行為正在通過競選活動，影響美國2020年大選的進程和內容。

今天，我們靠平均\$19元的民間籌款，已經超過了Bennie Sanders！謝謝每一位捐款人（今天就捐\$5.20, QR Code here）。

“520”是5月結束前的捐款“暗號”請在捐款整數末尾加上例如:\$5.20,\$15.20,\$105.20...

捐款需要美國公民或者綠卡持有人

Original: 孫曉光 Don Sun 陌上美國



美國總統競選的臺前幕後大揭秘

頭問 Andrew，結果他也沒有！他的行程表跟我一樣，都沒有詳細進入 AirBnB 的說明。

競選總部在紐約，當時已經是紐約的凌晨4點。我們不忍心深夜打攬總部的秘書要密碼，只好自己找旅館。

沒想到我們找了三家，竟然都是客滿！一家有空房的要價竟然是\$350一夜。對於我們這些經常乘紅眼飛機，集體下榻家庭酒店的背包團隊而言，我們捨不得花這筆錢。

“Andrew，我們是否可以到我家將就一夜呀？”我在沒有太多選擇的情況下向 Andrew 建議大家到我家去。

“半夜三更，絕對不可以”，Andrew 一開始猶豫得很。但天亮就要開始繁瑣的競選活動了！我們大家都需要睡一會呀。?

於是，一行人來到了我家。怕驚動家人，我小心翼翼地打開門，大家輕輕地走進我家。客廳，廚房，臥室，哪里都是一團糟，衣服和雜物鋪天蓋地，女主人出遠門了，兒子已經入睡。

楊安澤轉了一圈，開心得不得了，“太溫馨了，這里比酒店好，你家的Wifi密碼是什么？”

他進門就要寫給“楊幫”(Yang Gang)的公開信，這是他聯繫選民的最直接方式之一。Twitter有點短，是隨時報道的渠道，有思想的支持者每天等着讀他寫的日記和文章。

在我家寫的這篇文章，是很多人都喜歡的那篇文章：“為什麼一個內向的亞裔美國人要

的負面影響，滋生的恐懼和仇恨，滲透到全國各個角落，尤其是中西部的鐵锈帶和經濟衰退地區。楊安澤的文章表達了一個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和走出個人陰影圈的道路。

作為楊安澤競選團隊一員，我每天都在如飢似渴地學習他的精神和眼界。我們的華裔後代讀到這篇文章，一定會激動不已，句句大實話，並且充滿智慧和人道主義的精神。

我們經過短暫的安排房間，分配床單，浴巾和確定起床時間後，一切漸漸回歸了本來的寂靜。我在客廳的沙發上睡了一夜。

美國華裔總統候選人楊安澤一行，各自一隅地在我家度過了一個安靜、平凡但令我難忘的夜晚。

我早早就先起床了。至少有十年沒有做過飯了我要露一手：美國總統候選人到自己家里來了，怎麼也得下個廚吧。我做了簡單的早餐，煎鷄蛋，烤麵包加上一點黃油和果醬，橘子果汁……再短信告訴“隊友們”可以出來吃飯了。

幾乎同時，門都開了，原來大家都早都起來了，肯定也餓了。我們圍坐一起，開心地快速掃光了我湊合出來的早餐。?

其實，我早就聽到楊安澤一早起來給太太打電話報平安了。這是他的習慣，無論早晚，每天競選活動結束，他馬上就給太太打